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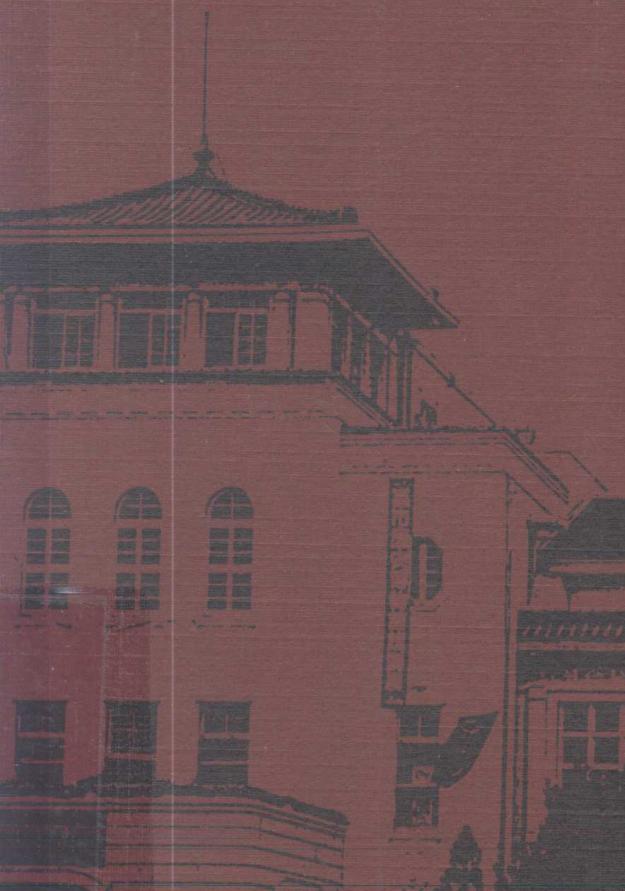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54）

〈下〉

# 高雄市三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方惠芳

紀錄／吳美慧・丘慧君・曾金蘭・林世青・蔡說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述歷史叢書(54)

## 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

訪問 / 許雪姬・方惠芳  
紀錄 / 吳美慧・丘慧君・曾金蘭  
林世青・蔡說麗  
出版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行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 / 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115  
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電話 / (02)7824166・7822916  
定價 / 單冊 新台幣 350 元  
全套 新台幣 1000 元  
劃撥帳號 / 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購處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 (02)7898208  
設計 / 耘匠設計有限公司  
承印者 / 台歲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 /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671-292-0  
ISBN 957-671-289-0 (套)

本書得以完成，獲高雄市政  
府經費資助；訪問期間，曾  
獲高雄市二二八受難者關懷  
協會協助，特此致謝。



# 高雄市三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

〈下〉

# 目 次

## 被捕 9

許舜雄先生訪問紀錄	11
周耀門、王蟬如夫婦訪問紀錄	28
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	33
郭拔山先生訪問紀錄	50
方淑梧女士訪問紀錄	63
陳王笑女士訪問紀錄	73
王林策女士訪問紀錄	86
吳海柱先生訪問紀錄	96
郭寶瓊先生訪問紀錄	115
葉鶯先生訪問紀錄	125
黃自雄先生訪問紀錄	131
洪秀碧女士訪問紀錄	136
張永幸女士訪問紀錄	141
趙月秀女士訪問紀錄	146
曾鈴羊先生訪問紀錄	158
江聰雅先生訪問紀錄	167
邱庚先生訪問紀錄	170
蔡子夏先生訪問紀錄	177

閩宗嚴先生訪問紀錄 .....	182
林許金卿女士訪問紀錄 .....	185
黃和慶先生訪問紀錄 .....	190

## 證人 193

孫太雲先生訪問紀錄 .....	195
黃海波先生訪問紀錄 .....	204
蔡景軾先生訪問紀錄 .....	213
陳桐先生訪問紀錄 .....	220
陳燭定先生訪問紀錄 .....	232
蘇天明牧師夫婦訪問紀錄 .....	238
林茂松先生訪問紀錄 .....	242
王作金先生訪問紀錄 .....	245
黃榮添先生訪問紀錄 .....	257
柯旗化先生訪問紀錄 .....	261
陳蔡嬌女士訪問紀錄 .....	269
陳銀櫃先生訪問紀錄 .....	275
林曙光先生訪問紀錄 .....	279
孫土池先生訪問紀錄 .....	294

## **受傷者 301**

許陳秀琴女士訪問紀錄	303
龔秋姬女士訪問紀錄	307
林明滔先生訪問紀錄	311
王洪典先生訪問紀錄	315

## **外地受難 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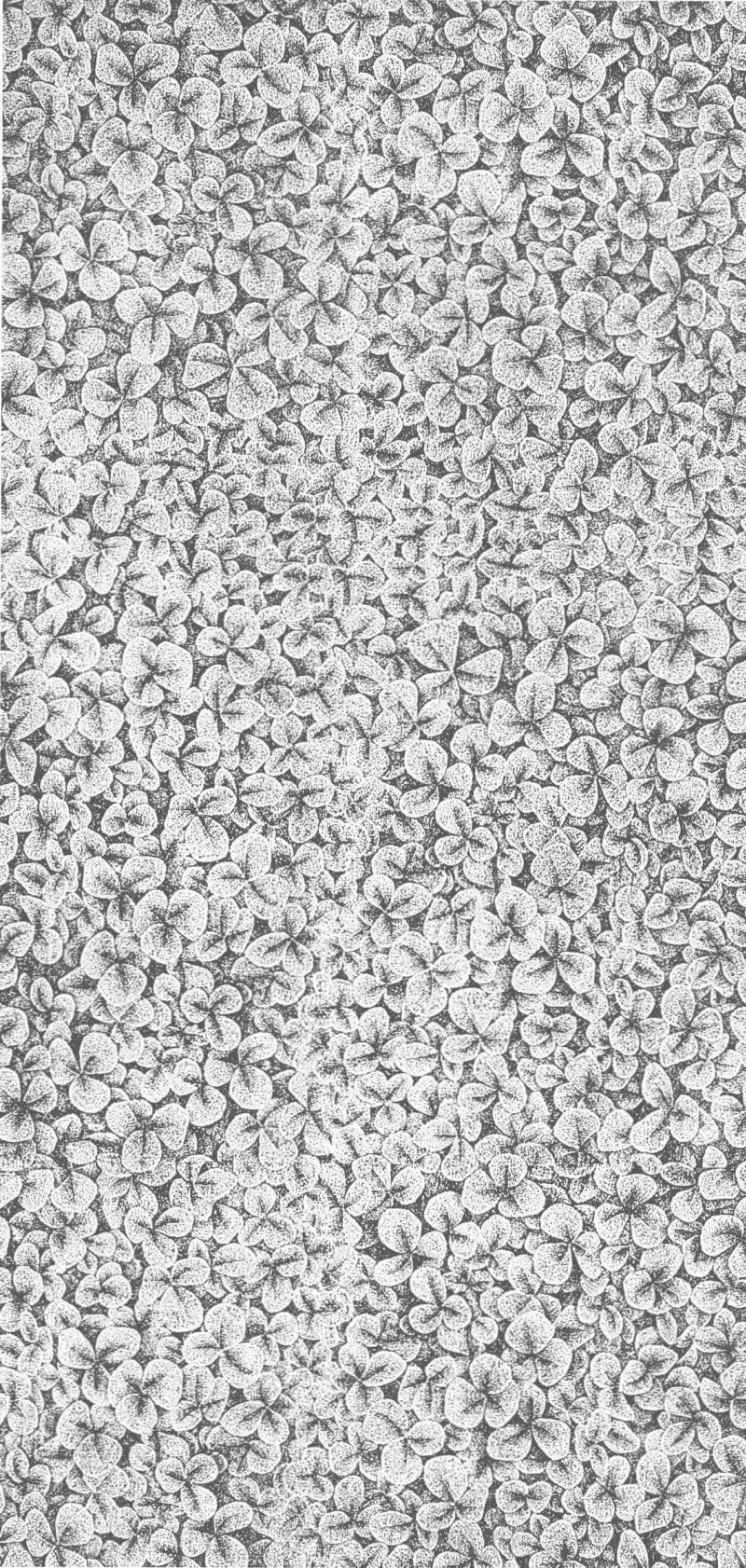
潘家煌先生訪問紀錄	323
許阿菊女士訪問紀錄	333
陳鐵雄先生訪問紀錄	337
紀乃修先生訪問紀錄	341
李冬壬先生訪問紀錄	345
戴李金蓮女士訪問紀錄	349
譚新元先生訪問紀錄	352
李登安先生訪問紀錄	357
蕭皇盛先生訪問紀錄	362
王淑媛、王揚名姊弟訪問紀錄	365
楊忠民先生訪問紀錄	374
黃西川先生訪問紀錄	380

**跋(一)** 396

**跋(二)** 398

**索引** 400





口述歷史叢書(54)

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  
訪問紀錄〈下〉

# 被捕

莫名地  
良民忽成暴徒  
昔日善惡之尺度全然顛覆

街頭行走的自由人  
轉成  
獄中蹲踞階下囚

仰望窗外穹蒼  
暗問  
是非天理何在

# 許舜雄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 / 許雪姬、方惠芳

紀錄 / 林秀姿、曾金蘭

時間 / 民國八十年六月十二日、二十五日

民國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地點 / 高雄東方工商專校辦公室

高雄市林森一路許宅

## 受難者資料

姓 名	年 齡	職 業	被 捕 期 期	與受訪者關係
許舜雄	23	學生	3月中	本 人
何榮傑	23	學生	3月中	朋 友
黃國忠	24	學生	3月中	朋 友
許劍雄	20	學生	3月中	兄 弟
何國雄	19	學生	3月中	朋 友

## 一、「光復」前後

### (一) 戰爭末期

日治末期，由於日本在戰場上節節失利，人員損耗很大，使得台灣的青年也得徵調上前線，島內青壯人口頓時減少。我就讀雄中時，學生常被調到有關軍事方面的工作崗位去做「奉仕作業」。如到彈藥庫包大砲彈，搬運炸彈安置，拿自己的鋤頭（雄中時代，每個學生都有一把鋤頭、小鎌刀以利各種作業）去鏟平甘蔗園、墓地成為小型機場——今小港國際機場的前身即是那時開闢的。又每遇空襲警報一響，學生必須分散到各派出所或機關幫忙，我得跑很遠的一段路到五福路的派出所（入船町派出所），幫警察防衛團準備滅火消防器材，晚上則幫忙巡邏，厲行燈火管制。

雄中畢業後，我便赴日留學，那時已經是日本高千穗丸被美國潛水艦擊沈，失去了許多優秀留日學生之後，此行可說是一件冒險的行動。隨著物資的日益缺乏，起初只在日本國內實施食物衣料的配給，後來也波及到台灣。但台灣的情形比日本稍好，在日本一般人如學生每天的配給米糧是二合三勺（一合：一升的 $1/10$ ，一勺：一升的 $1/100$ ，約0.018公升），輕勞動者數量忘了，重勞動者如軍人、搬運工人是四合米。後來配給米中混合一半的大豆或豆餅（軍隊除外）。一週至少有一次米和蔬菜類的配給，就白蘿蔔（菜頭）來說，直徑約五公分，長約十公分的大小，就是一個人一週的配給量。成人有香煙的配給，我受徵兵檢查（在杉並區公所，第壹乙種，但因為我就讀高等師範理科，依照日本政府徵召在校學生辦法，理科學生可以緩至滿二十四歲才入營，所以沒有當過日本兵）之後，享受這個優待，一天配給七枝，因此開始練習抽煙，由拿法開始，後來成為煙槍了。若不受配給可拿糧票（外食券，一天三張），大小類似以前的公車票，一般人如學生、上班人為白色，綠色是輕勞動者，紅色是重勞



雄中五年級（一九四三）時騎腳踏車去今小港機場開墾，這就是所謂的奉仕作業，工作後合影於鳳山神社前。前排右四李榮淮，右五許舜雄，右六何榮傑；中排右二吳松林，右三潘作宏，右四黃國忠

動者，因軍人配給是四合米，所以紅色券也叫做兵券，一看會令人晃眼。在餐廳（外食券食堂）盛飯的方式是大碗先放在磅秤上，然後把飯放入，指示針超過規定的數字，就立即將多餘的飯挖回去，那時的心情無法形容。通常食量大的年輕人都不夠吃，但若吃兩碗的話要兩張票，所以吃飯時也要用腦筋計算和肚子商量。後來窮則變，變則通，到郊外多摩川附近買梨子行賄果然有效，打飯小姐就為我盛紅色票的量了。一般來說，菜可以再要，如味噌湯可以再來一碗，魚大部份是鯛魚，大部份人不希望再來一盤，有的不敢吃。那時白色券一碗飯十錢（一角）左右，但黑市的票是三十錢（三角）。紅色券一碗飯十五錢左右，但黑市的票是五十錢。為了調節飯票之不足，可到販賣

「雜炊」（以最優美的話來說是戰時的海產粥稀飯吧）的店食用，所謂雜炊即是軍隊所剩餘的飯（殘飯）和鯊魚肉及其他雜物煮成的飯湯，一大碗二十錢，若你的肚子認為還不夠，需趕快吃完後，再跑到隊伍尾端排隊，不過經常還沒輪到就賣光了，此時只有歎息又悔恨。有雜炊的店是不定時的，後來我們想了個方法，只要附近有「雜炊」賣，便和朋友合作，借個鍋去，買到時立即放入鍋裡，再跑到排尾去排隊。這種長龍隊伍有多長呢？以日本橋三越本店來說，長龍通常由地下樓層排到屋頂的廣場。其他防止饑餓的方法是吃石花菜、海藻，但這些食品是甜的，在糖價昂貴的日本來說，這種食品根本不用想了。紡織品則要用一百點的衣料券購買，但到戰爭後期，有衣料券也買不到東西。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七月，我在日本就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現在國立筑波大學）理科三部（生物科），因日本政府的「學徒動員」而到日光製銅所（現在的古河）做工。原先是借用日光高等女學校上課，但過沒幾天即改為做工。由宿舍到工廠唱軍歌來往，總是肚子餓的時候多。若偶爾懶惰請假時，飯量就減半了。家住比較近的同學，利用晚上偷偷摸摸回去帶馬鈴薯、艾草來給同學充饑及治煙癮。我的工作是加工銅板的一部份，這些銅板將被製造為電線、彈盒。在此工廠看到很大的蒸氣壓縮器，若一小孔射出蒸氣，其力道之強，穿過人身肯定是沒有問題的，而利用蒸氣舉高磚頭大的金磚，數量之多實在驚人。當時這個工廠是日本所剩無幾的工廠之一，料想不久必被美軍炸壞的。在此期間，得知廣島、長崎受特殊炸彈摧毀（那時還不知「原子彈」這個名詞）的消息。八月十五日，我們在工廠聽見日本天皇的廣播，那時並不很清楚地知道他講什麼，但總是和平的時代來了。同學不知我為台灣人，以為我是在台灣的日本人，關心地問：「您的父母在台灣會變成怎樣？非常糟糕啊！」那時我們班的同學，北有樺太（庫頁島）的「乾」姓同學，南有來自台灣的我，對於學生物的我們而言將來要研究動植物的分布是很方便的。戰後我們班

戰爭末期（一九四五，七）學徒動員中於日本日光中禪寺湖畔



有兩位學生轉入海軍兵學校。值得一提的是，戰後不知誰發明的，由軍隊式敬禮改為脫帽敬禮。日本人真的很善變。

## (二)「光復」後情勢

光復後，當時台灣留學生常聚在一起討論回台事宜，結論是「日本戰敗，暫時不能復興，回台灣為宜」。另外，我和理科四部的謝春風同學，訪問住在高砂寮（罹災之後搬入）高等師範及文理科大學教授陳蔡煉昌教授，他表示：「我也想回台灣。」至此我暗自決定回台灣。

陳蔡教授回台灣後擔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我有緣在師大時，有一段時間上他的國文課，想來這也算是緣份吧！因我就讀雄中時，博物教諭土屋恭一，東京高師時的級任導師印東弘玄教授，台灣師大時